

江南釣

南唐磯

立
餘近

談
載事附錄



釣

磯

立

談

附錄

史虛白撰

中華書局

釣磯立談

此據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轎版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爲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變。有識之所共。咸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置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寢語也。隨意所尚。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100147/0601

釣磯立談

南唐 史虛白撰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鬻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勸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尙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欲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治

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特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腰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爲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訓爲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躔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爲陵。陵之不可以爲隄。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味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僞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曹刻。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曹刻誤作如爲。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曹刻誤作金。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

識魚人大率

曹刻其

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

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

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

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爲魚也。江南雖爲強國。而以偏

霸終焉。

曹刻止此無以下云云

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

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粍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

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

至江南。迺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爲始終。由是觀之。濠梁曹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勸理。孜孜不倦。是時

方鎮窺伺。

曹刻爭

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安。指擣中節。平居

曹刻居平下有落字

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

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

曹刻脫徐玠

爲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爲延賓

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微。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

曹刻誤

采

隨卽陸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

曹刻作貧富貴賤

之隔。以此二十年間。

委曲庶務。無不通周。

曹刻

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

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

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蒼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曹刻脫。波者。必生脩鱗。帝

王之景。其亦有以異。毛本作景。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宗曹刻衍。高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接聖哲。當國

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誤。佐。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

限量。只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飛。作雪。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

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脫。符瑞言者。不曹刻脫。可以數計。其尤最。著者。江西楊化為李。臨

帥。曹刻誤。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乃。曹刻。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愍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

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增。詎得天應以祥

告。曹刻補。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應。旦晝之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

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脫。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義輪輟御。宋景有公字。曹刻景字下有。無有字。

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亦伏登漢。金雞識晉。或曲爲一姓。或專繇一人。亦有

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曹刻誤。裕之生也。紫氣

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蜍擁膝。及其歿。曹刻。也。赤氣氣。宵騰。有星落如杯。曹刻桃。姚。曹刻桃。景畫寢而丹

蛇游於額準之間。王與夢有流星之警。曹刻脫有。警流二字。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子字。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節。將作將。

帥然猶胥蠻昭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曹刻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中爲人神主。曹刻無耶。無下云云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川爭城廣地。使之曹刻人。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

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禪年。兩江士窟。曹刻比北。曹刻諸侯最廣。兵力雄勇。曹刻盛氣可以

吞噓。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讎中。曹刻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

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簪。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

爲之一空。曹刻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汚濁

我原泉。股不附脾。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

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殺。曹刻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

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遺之金粟。綰綺蓋車。曹刻

有馬。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絹帛。曹刻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

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爲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穡

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尙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爲守文之

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

是構怨連禍。盛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

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勳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曹刻壤下地字，毛瘠薄，土泉不深，曹刻沒其人輕俊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矣。曹刻云：中國自非所敵也。

有由。曹刻說宇市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爲事耶。曹刻說

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案堵。曹刻亦獲其案堵也。弗天弗橫，以得及眞人之期，吁，烈祖爲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賁於鴛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嗣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賁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賁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爲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爲壯，曲爲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爲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皆仰之以生，則孰肯爲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迺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爲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曹刻無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

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之。

曹刻誤

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

曹刻誤

始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而成團。糊紙以爲甲。壞鋤耰以爲器。因廢塹以爲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和嘆食。而城卒不肯下。孫臏盱眙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爲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會李氏。

曹刻誤

不標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會李氏。

曹刻誤

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爲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

曹刻

會刀。不剴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峯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墜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豎。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

曹刻

之內。爲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勳爲賦詩。有。

曹刻脫

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頽垣夷塹。何有於污漫。毀冤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爲。爲。

曹刻脫

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爲。

曹刻脫

田獵觀燕。

曹刻

游。所以耗其志也。爲落落不合。所以開其

矜夸也。爲戰鬪危事。所以胥其恒畏。曹刻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爲完人。其可復觀。曹刻觀二字。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爲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曹刻腠字。之隙。而危爲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曹刻脫。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爲將也。愛惜

曹刻其。

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無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

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旆纛之所指。舉欣欣然。

曹刻脫。

然相告曰。是庶幾其療理我也。及其旆纛。則威不克

愛。綱紀紊亂。玩侮饕

曹刻饕字。

瀆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旆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

曰。是憤憤

曹刻憤二字。

者。無寧其浼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焉。灼其中者。文

曹刻又。

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才。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

曹刻億。

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潭越姑。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巳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

曹刻揚。

徐

遺業。撫

曹刻復。

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雖惟。曹刻未得處囊中。

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

毛本云而四出矣。

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

剗曹

譏耶

谷。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慙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

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與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微，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屏竊，不能得曹剗自立，而

又刮

曹剗

地重斂，下戶斃跡。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恐

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尙庶幾從一二

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

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咸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

脫徐

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

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狴，若遇

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得曹剗下恐所

曹剗

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

馬在湖湘間，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曹剗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

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祖。

曹剗

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爲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

警於外

曹刻脫外字

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乘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

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

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

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

曹刻以下別爲一條

上嘗服金石藥垣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囑其指至血出戒之曰

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己因侍宴爲嬖言曰先

帝鯤鯢無大略每曰戢

曹刻脫單

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邑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

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

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之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

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刮瘍裹

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

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

曹刻誤作都南

而伶人李家

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飄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

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

按所云隱士即叟父虛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太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忱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自聖

曹刻脫自聖二字

嚙指顧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爲傷心吁憯人小夫不足以其謀國也如此叟每真念于中則

不覺爲之墮腿。

烈祖使馮延巳爲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曹刻脫于字，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爲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爲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付曹刻付託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

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曹刻誤作頤恃寵，豎頗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爲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掎角，及戎曹刻誤我，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鏤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祕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斬之，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冰篡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壘，投骨於江流，由是以考之，韓之至言，當自

爲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委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來。

曹刻頃

識東朝

官家。其爲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知也。是以荆渚孫光憲鼓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以。此

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爲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爲玩。服其新。麗

曹刻

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閒納科。

曹刻脫

科字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

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覺可乘。上亦昧。

曹刻昧

昧作未明於幾先。營惑利口。於

是連兵十許年。

曹刻脫

年字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

曹刻誤

會招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

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諍。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

曹刻誤

運。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

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真儒。

曹刻誤

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爲能定國。吁。非

真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

曹刻誤

元宗之字。君臣殆亦字。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爲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

曹刻誤

入洛。吳造盧蘋致賀。

曹刻誤

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爲忠勇。叟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

楚人爲圍高安。以爲之聲援。朝廷吓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

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刻脫望字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曹刻脫本方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刻脫鋒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至。曹刻有至字其壘疾攻之，全諷少沮。曹刻脫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遁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爲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放。曹刻脫放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曹刻于謹字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顗。曹刻脫顗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祏。曹刻脫祏反丹陽，命李靖爲副元帥，統李勣。曹刻脫勣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刻脫渾寇邊，命任城王。曹刻脫王王道宗等五軍擊之。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沒案經制。然至德以來，尙有統帥也。唯鄴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遂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繼牽。曹刻脫繼牽俱長，則